

徐汇区
张乐平
柯灵故居
今起开放

本报讯（记者 袁玮）徐家汇大修道院（南丹路40号见图）、张乐平（五原路288弄3号）、柯灵故居（复兴西路147号）今天起撩开神秘面纱，春节期间初一至初三下午、初四至初六全天均开放，这是徐汇区政府献给市民的一份猴年新春文化大礼包。据了解，徐汇区在接下来将有一系列动作，将老洋房资源用于公共服务，包括修复复衍、赵丹、郑振铎旧居及草婴书房等，原上海京剧院南伶酒家也将修复成周信芳纪念馆。“徐汇有这样的文化幸运，就有使命和责任将这些独特的文脉传承下去。”副区长王宏舟说。

本报记者昨日走访张乐平故居
三毛“摇篮”探访记

张乐平故居
春节开放时间

7日除夕:9:00-11:30
初一至初三:13:00-16:30
之后试运营时间:9:00-16:30
周一闭馆



■ 张乐平故居中的三毛雕塑 本报记者 胡晓芒摄

三毛之父、中国儿童连环画的开创者张乐平先生位于五原路288弄3号故居，今天上午起正式对外开放，猴年新春去参观下“三毛”的成长之地，成就一次饶有趣味的文化体验之旅。

五原路288弄弄堂细细长长，张乐平的故居位于尽头处。14张抽取自《三毛流浪记》《三毛从军记》的漫画雕刻在沿途的大理石的墙壁上，将参观者思绪带回了战火纷飞的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，“三毛看电影”“初到上海”都是《流浪记》里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。

弄堂口已经挂上了墨绿色竖条匾额，刻着一个戴红领巾

柯灵故居将展名人书信

复兴西路147号柯灵故居也选择在今天和张乐平故居同日开放，与巴金故居形成文化故居群落，成为徐汇区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部分。

为避开居民日常进出通道，纪念馆重新在墙的另一侧开了一扇半圆形门。观展线路有意识形成闭合线路，恢复楼内原有的一座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型旋转楼梯，参观者不用走公用楼梯。柯灵亲属朱欣捐赠了大量柯灵书信、手稿、日常生活用品，包括小说《上海一百年》、散文《香雪海》等手稿、札记。今后柯灵故居纪念馆将展示大量名人书信，包括柯灵与巴金、夏衍、冰心、钱钟书等往来书信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■ 柯灵书房 本报记者 胡晓芒摄

想笑果
品苦果
啥效果

煽情场面引争论
喜剧该哭还是该笑？《欢乐喜剧人》

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

东方卫视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二季播出后虽平均收视超过2.7%，稳坐全国同时段综艺头把交椅，网络播放量也已突破1亿。但作为一档明星喜剧节目，欢笑本应是喜剧节目的核心元素，但在节目中，这些搞笑喜剧人却不约而同地煽情，使喜剧味道有点变“怪”，甚至好几次把观众弄哭了。此举引发不少争议，有网友表示：“情都大于乐了，还叫喜剧节目吗？”

出现集体煽情

由于首期节目中潘斌龙、崔志佳的《老爸》用一个父子情深的煽情结局，用看似平淡却情深满满的表演诠释了父爱如山，戳中了观众的泪点，由此拿下冠军。也许受此影响，最近一期几乎所有喜剧人都来了一次煽情大爆发。潘斌龙、崔志佳表演的《回家的路》依然延续之前煽情风格，他们上演的“人在囧途”虽有爆笑，但结尾处，不仅通过与母亲通话，还通过家人的温情关怀来制造泪点。岳云鹏的作品笑声背后也藏着真情，尤其是唱起《一封家书》时，岳云鹏表示自己抑制不住地想到了过世的父亲以及母亲期盼的眼神，不禁动容泪流满面，也让不少观众红了眼眶。回归喜剧舞台的小沈阳带来的《老人与山》（见右下图）不但呼吁大众保护环境，还上演了誓死捍卫大山的感情戏，让一些观众为之落泪。

对于喜剧舞台如此蔓延煽情风，观众对此褒贬不一。褒奖者看中其寓教于乐的追求，而反对者则予以批评：“喜剧不就是图一个乐呵，干嘛总是煽情？”“观众是图乐呵去的，你给整得泪雨朦胧的像话么。”

煽情几成“标配”

在综艺节目中，煽情几乎成了“标配”，不管是唱歌、舞蹈还是其他综艺，甚至在喜剧节目中也出现了煽情。在《笑傲江湖》舞台上，担任观察员的冯小刚曾多次打断选手讲煽情故事，他多次提醒选手：“哎，我们这个节目杜绝苦情；咱们是一个高兴的节目。”如当选手杨金赐语带哽咽地说父母不支持他的表演时，冯小刚也当即打断：“决赛的时候咱们不聊爸妈，聊聊节目。”并明确表示：“我不喜欢听诉苦的事，所有人都说父母，父母都不容易。”

对于《欢乐喜剧人》出现选手集体煽情，总导演施嘉宁表示：“之所以会有煽情，是因为每个人要求自己作品有欢笑有感动，他们觉得这是作品的最高境界。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用力，也不是特别刻意去做的。”

有点弄巧成拙

喜剧煽情，《大话西游》经典的“爱你一万年”，那种笑中带泪的境界成了不少喜剧人的追求。但其实，真正能在喜剧中玩转煽情的成功范例并不多，更多的是弄巧成拙。直露粗浅的煽情不仅损坏了喜剧效果，更是倒人胃口，几近赶客。

实际上，艺术高明的喜剧是含蓄的，如卓别林喜剧虽包含着悲剧内核，但他并不露出真情，而恰恰让你从头笑到尾；但笑过之后，你能从中回味其中内涵，感受人间辛酸。如卓别林在《摩登时代》里扮演流水线工人被驯化得只会拧螺丝，看到别人衣服上的扣子也要去拧一拧，这种行为虽然滑稽好笑，没有一点煽情，但背后隐藏的却是角色丧失自我的悲剧，与当时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生存艰难密切相关。这种喜中有悲、含而不露的艺术表现更耐人寻味。

如果喜剧结尾都是一味煽情，竞相仿效，不仅直白无味而且易成老套，毫无新意可言。对此，《欢乐喜剧人》带来的争议值得反思。

本报记者 俞亮鑫

